

蟲天志卷之八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

鴈傳書



原始

爾雅曰鳧鴈之醜其足蹠郭璞註曰腳間
幕蹠相連也

法言曰能往能來朱鳥之謂與
廣雅曰鳴鵝倉鳴鴈也

淮南子曰夫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避弋繳

堂間話曰鴈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罐中藏燭持林者數人屏氣潛行將及之則畧舉燭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如前舉燭鴈奴又驚如

是數四大者怒啄鴈奴乘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林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管有淮南人張凝評事話之此人親曾採捕

叙事

漢書曰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弋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

道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
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
如患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
使曰武等實在

輟耕錄曰零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晉是
春初上林天于援步繳窮海纍臣有帛書
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
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

五十九字郝公書也公字伯常澤州陵川
人世皇召居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
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
士允國信使宋館於真州凡十有六年始
得歸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
絕但知紀元爲中統也先是有以鴈獻命
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
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鴈至

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 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北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秘監帛書尚存

又元史曰元始祖卽位遣學士郝經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賈似道恐奸謀畢露乃留郝經於真州忠勇軍驛吏防守嚴於獄于今作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

歿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聽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每夕稽顙告天忽一日有一鴈落經帳下經用帛書託鴈傳之係於頸下祝曰好向北蜚獻吾天子詩云霜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矢窮海孤臣有帛書次年春虞人獲鴈以奏元主遂使丞相伯顏領兵伐宋宋懼遣經還求和不允

遂貶賈似道歿綿州

詩

虞世南秋鴈詩 日暮霜風急羽翮轉難
任為有傳書意聯翩入上林

非磊落氏贊曰

其羽肅肅 哀鳴嗒嗒 自南自北

不憚劬勞 途修侶廣 風壯翼高

傳書上林 金玉爾音 纍臣以歸

誠哉異禽 勿因羅網 而有遐心

鷲傳書

原始

古今注曰鷲一名天女

莊子曰鳥莫知於鷲鷲

廣韻曰鷲玄鳥也鷲也齊魯謂之鷲取其

鳴自呼

陶隱居曰燕有二種紫胸輕小者是越燕
胷班黑聲大者是胡燕俗呼胡燕爲夏候

其作窠喜長人言有容一疋絹者令家富
窠戶有北向及尾偏而色白者是數百歲
燕也

物類相感志曰舊云燕子不入人室作巢
是井之靈也但取桐木刻爲男女形狀各
投井中其燕卽來

南史曰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
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

而不許乃截耳置中爲誓乃止所作

戶有燕窠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
偏栖乃以縷繫足爲記後歲此燕果復更
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管季無偶去今
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

唐李公佐燕女墳記曰宋末有女姚玉京
室有雙燕一爲鷲鳥所獲其一孤不離庭
戶秋風起獨啾啾翔集玉京之臂如似告

荆玉京以紅縷繫足明年紅縷如舊凡六
七歲玉京遇疾終明年燕來窺室間訝其
無人周回累夕姚氏族泣語墳在南郭可
往燕遂悲鳴至墳所亦死

叙事

開元天寶遺事曰長安民郭行先有女紹
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音信不
聞一日見雙燕戲於梁間長吁淚下語

欲憑附書於壻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
遂飛泊滕上蘭乃吟詩云我壻去重湖臨
牕泣血書殷勤憑鸞翼寄與薄情夫小書
其字繫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嘗在
荊州忽見一燕飛鳴泊於肩上見有書繫
足上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也宗感而泣下
遂歸首出詩示蘭後張說傳其事

詩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

梅聖俞依許待制送行詩韻咏燕以寄

雙燕銜泥日深堂拂玉槩不教開閣戶乃

見主人心掠水飛殊捷迎風去已禁短書

猶可寄聊爾託微吟

宋景文燕詩 暈簷文杏暖蘭橈舊巢空

石冷休翻雨簾開且待風飾釵聊伴鳳傳

信肯饒鴻欲問張公子蒼琅掩漢宮

非岳落氏贊曰

鶯以狂睛 度水穿花 天命天女

管降商家 語喧簾幕 影亂牕紗

短書繫足 差池湘涯 義感任宗

丞相傳誇 社來社往 一縷風斜

鴿傳書

原始

格物總論曰鴿亦鳩類數種有白鴿黑鴿
或白與黑二色相雜亦間有紫色者有青
灰色者皆兩兩相匹不雜交人家多畜之
翔集屋間

越絕書曰蜀有蒼鴿狀如春花

叙事

段成式西陽雜俎曰大理永鄭復禮言波
斯神上多養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
隻至家以為平安信

開元遺事曰張九齡少年嘗養鴿每
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俟所
致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時人
亦愛許

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

外太學士人皆以此為流

大山高宗愕然自是宮中不復養鴿

癸辛雜識曰張魏公嘗教觀前軍端執

搃以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知之謂欲點禮

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則於度

聞龍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

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

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面

天而心實忘之

蘇州志曰顏清甫曲阜人顏氏自十八代

孫嘗臥病其幼子獨彈琴一書德以俱

歸於清甫其書曰德書上德六六書曰

其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其父自真定其子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其書德也及知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之責其子便取木而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仲賢官所獻書與鶴且語其故仲賢戚然

曰畜此鶴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

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

清甫長厚君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處

仲賢告言長子國祥頗習儒業及仲賢知

霍州召補州史貢山東廉訪奏差陞書吏

後官至漢中廉訪使

鄭文寶南唐近事曰陳誨嗜鶴馴養千餘

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
月群鴿先之富沙舊所無才遺矣又嘗因
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為鷹鷂所擊
故也

清異錄曰豪少年尚畜鴿號半天嬌人以
其豔惑過於嬌女艷妖呼為插羽佳人
陳繼儒偃曝談餘曰胡人以鴿鴿貯葫蘆
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輒飛

出以飛之高下為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
午日名曰射柳

宋詔竹輿山房雜記曰鴿穀食何以礮水
能取食而復嘔之積其餘可以再飼易伏
卵殼雛凡病用古墻中螺螄朽殼并續隨
子銀杏搗為丸每飼十九愈

疏

弇州史料弘治鳥獸供應 光祿寺卿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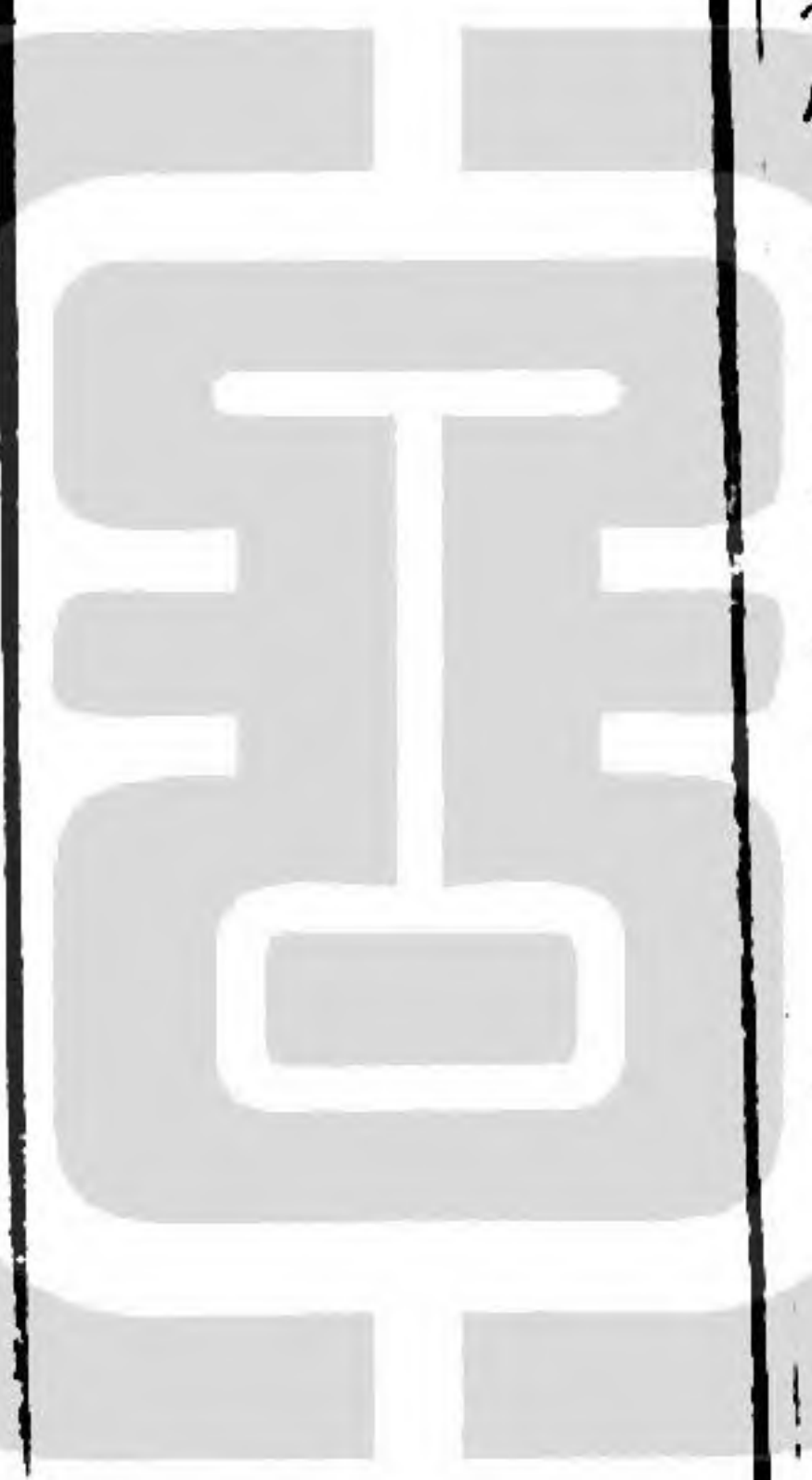
恭等奏本寺供應瑣屑費出無經乾明門
黏十一隻日支猪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
蠟五筒日支猪十斤羊二百四十六隻日
支菜蔬二石四十三斤黃豉三斤二合西
華門狗五十三隻御馬監狗二百十二隻
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三十四斤虎三隻日
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二隻日支羊肉六斤
虎豹一隻支羊肉三斤豹房上豹七隻日

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處鴿子房日支
菜蔬粟穀等項料食十五一日所用如此
若以一年計之共用猪羊肉并皮骨三萬
五千九百餘斤肝三百六十副菜蔬粟穀
等項四千四百八十餘石有奇御馬監
二異狗并羣狗七十隻俱令退出反食牲
口房雜雞八十六隻鴉四十一隻鴨九十
六隻花猪二十一口俱送光祿寺供應餘

皆仍舊

賦

皇甫訪司勳集義鶴賦余客於陪京嘗養
 鶴十餘年彼流言將圖歸計乃命童子悉
 放之。鶴夜去其來謂鶴歸顧意若無難
 因感而作賦焉。詞曰。河財禽之靈昔今
 乃戀下而幽對若合意入人及猶帶影以
 相於遠空梁以託首兮。有人接之在除方



其馴擾晨軒和鳴夕砌飲啄間暇毛羽
 麗或命舫以將雛奉清光以娛舞顧以鳥
 而養鳥胡觀仁而取義逮其主人不樂羣
 鶴已辭翼將翔而復止聲暫背而仍依豈
 無匹而守獨舍寥廓而安卑似楚姬之怨
 別類田客之相隨痛鷄鶩之騫舞今俾鸞
 鳳為之摧頽乏冥鴻之遐舉今悼鸚鵡之
 罹災衆方嫉余之修能兮鳥何意而憐才

若夫雀處堂而孔懼兮鵬止舍而賈悲翳
 鴿非野鳥兮奚昭慝而示危又若海鷗不
 驚庭爵斯集愧未盡乎塵機亦何徵於報
 德若其張仲之廬乍偃翟公之門尚開朱
 生絕謁以謝往敬通却掃而杜來世之喪
 道人亦何心昔時結駟今日遺簪請息交
 於良友恐負請於微禽

皇明文範侯一元讀鴿賦賦有序司款皇

甫大夫舍中馴鴿十餘既被言欲行則放
 鴿于埜鴿有去而復還者大夫感之作鴿
 賦讀之悽愴決絕余以大夫往忤中貴承
 譴江湘既狎於憂患且君子焉往而不三
 黜將廣大夫之意故復賦焉 何浮雲之
 黯黹兮哲人罹其青災欽承沐而往唁兮
 遵庭除而徘徊覩遺鴿於坐隅兮羌欲飛
 而未忍流惠音以盈庭兮情鬱結而紆軫

感夫君之昌辭兮，悵臨軒而太息。張羅聞其在門兮，夫何斯禽之獨見。睚眦稻梁以與女兮，故棲溘焉不存。鵬鳥告余以將去兮，雄雉鳴而翩翩。罽深林以出雉兮，弋高八而下為覽。機畢之恢恢兮，孰目族之能安。禽將獲而斷尾兮，獸將繫而決蹠。之彼鶴之惠姿兮，孰云宿乎華軒。奠東門之介飲兮，發賈生之休問。羌聆音而鼓翼兮，俛

抽思而若愠。何主人之夙知兮，猶感激乎茲。辭歷險難而密若兮，顧微禽而怛之扼。怒虎之咆然兮，曾不忍乎蛆之啞。膚登太行而不慄兮，廼彷徨乎陂隨。管攬槍之干紀兮，第揚光于帝側。執法貽而相睨兮，勾陳弗求其賊。君乃挺夫剗墓之銛刃兮，巖植立于中流。終被椒蘭之嘔佞兮，亦浮湘而遠投。猥猱之牙森其相向兮，世共嗟其

濩落阽危亡而不反顧兮豈彼恹夫好爵
悲荆棘之旣芟兮芳蕪蔓而不揚焉旣違
夫鴟鵂兮百鳥喧啾而踉蹌彼螻螂之執
葉兮黃雀睨而在後閱傳舍之流人兮孰
棲遲而能久循疇昔之顧養兮倚革响其
相鳴條澶漫於中野兮渺不知其所征慨
衰榮兮各一時子特立兮有所思江未春
而鴈北社方秋而燕辭釋山中之隱禍兮

遠幕上之至危智寧一
結而不可離隘廷尉之
過市鳥獸不可與同群
處昔靈均之遐征兮
羽其猶若茲兮又焉詫
飛柳故所息兮醲醲自
既遠形影隻兮夷猶躑
孤貞矢無極兮

詩

韓愈城南聯句 瘦頸開鳩鴿蛇垣亂蛛

蠨

花蕊夫人宮詞 安排竹柵與巴籬養得

新生鶻鴿兒宜受內家專餽創在千間看

總皆知

紹興間上人詩 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

收放費工大何如寒北雲邊馬沙漠能

二聖書

王世貞鴿詩 綺質雷毛程程殊飛鳴元

只戀庭除籬邊尺鷃與同適帶上饑鷹故

不如怖後長依阿育塔馴來還寄曲江書

相看總是銜恩侶翹首雲霄思有餘

詞

張子野滿江紅詞 晴鴿試鈴風力軟雛

鶯弄舌春寒薄

非磊落氏贊曰

竹柵巴籬

樓鵝鴿兒

春花瘦項

間色取奇

傳信飛奴

渺渺修途

坐墻立屋

不豈於教

既使鴈悵

亦使鷺忌

自浮自沈

洪喬何意

鷓傳書

原始

爾雅曰鷓負雀註鷓鷓也江東呼之為鷓

善捉雀因名云鷓音淫疏鷓一名負雀

莊子曰鷓為鷓鷓為布穀布穀復為鷓

酉陽雜俎曰鷓即鷓字相傳鷓生三子一為

鷓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寘鷓酒

令人久醉健忘

又曰取鷓網日方二寸縱三十日橫十八日凡鷓鳥雛生而有患出殼之後卽於窠外放巢大鷓恐其墮墜及爲日所曝焚燬致損乃取帶葉樹枝插其巢畔防其墜墮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之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而尚帶青色至六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皆雛漸大可取

宜室志曰薛嵩鎮魏時鄴郡中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請以繒百餘段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用其人曰此海鷓也若辟蛟螭患君直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蚊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季矣鄴人遂持

往其海鷁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蛇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再無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記其事鄴人遂以海鷁獻焉

叙事

朝野僉載曰唐太宗養一白鶻號白將軍取烏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塵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

報曰往返數延亦隨其耳之徒耳

說

柳宗元說鶻 有鶻曰鶻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至其下者伺之甚熨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

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慶也出乎穀卵而知撻食決裂之寧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且爲甚今忍而擇之有報也是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

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日以黜腐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晨鳴晦於夜而於夜鼠不宥寢廟循牆而奔是不近於黜者邪今夫鶻其立翹然其動素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太

清樂以忘饑

非磊落氏贊曰

陸家黃耳 傳書到吳 躡實而踏

不如飛奴 掛空一舉 燕往鴈歸

昔亦代獲 萬金信狐 惟白荆筆

鳥中於菟 如鳳野絮 如馬負圖

秦吉了傳書

原始

異物志曰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為使者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叙事

謝氏詩源曰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自季
 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
 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
 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慙了女子因書繫其
 足曰龜期若再不果有知白日催其所為
 因名此鳥為情慙了沈如楊詩曰好囚秦
 言了一為寄深情後人又呼吉了

非磊落氏贊曰

曰情慙了 誰泰吉了 媒妁之言
 口中了了 靡不有初 彼自匹鳥
 雌失無聊 則天心曉 所以傳書
 終歲相矚 深宮鸚鵡 是非多少

犬傳書

原始

晉書曰犬黑頭畜之令人得財白犬黑尾
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富貴黑犬白前兩足
宜子孫黃犬白耳世世衣冠

水經註曰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

古犬名烏龍

李呈曰宮中有犬桃花名

叙事

述異記曰陸機少好獵在吳日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後仕洛將以自隨犬慧黠解人語機嘗戲語曰家久無書汝能馳往否犬搖尾作聲似應之機爲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走向吳經水輒依渡者掉尾向之得渡則騰上速去到家得書還馳向洛後歲還葬其家村南二百步呼爲黃耳冢

陳繼儒偃曝談餘曰何宇新惠之博羅人母歿廬墓家無三尺之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趙澤民爲山西廉使時畜一犬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卽呼名喚之語家人先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麀鹿雉兔之類無虛往陸機寄書黃耳劉貢父云陸氏有奴名黃耳觀此吾

鄉黃耳犬塚不妄也

詩

蘇軾予來儋年得吠狗甚猛而馴
 隨予遷合浦過澄邁酒而清路人皆驚戲
 作此詩 烏家木海焚予我為之主余餘
 已嫩肥終不憂其壯也識者言夜為
 門戶知我常事道者亦喜欲無此犬
 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覺其危度法
 亦

拍浮似鵝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
 箠當黃汝再拜謝恩厚天不遺言語何當
 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陸績睡犬圖 青毛乳狗乞來生愛小勤
 呼未認名風颭角門花影顫睡中間吠兩
 三聲

墨莊選詩陸弼題黃犬圖 花落閒庭倦
 繡餘獨特團扇立躊躇吾家六月憐黃耳

寄得春閨昨日書

非磊落氏贊曰

烏喙黃奴 令令者盧 續貂尾斷

顧兔眼枯 惟獫獫獠 志如丈夫

不忘報主 垂首聽呼 忽效青鳥

傳信還吳 雲間杯土 使乎使乎

蟲天志卷之八 終

蟲天志卷之九

吳淞非磊落氏沈弘正譔

鶴識字

原始

爾雅翼曰鵠卽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鵠名

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鵠故埤雅既有

鶴又有鵠蓋古之言鵠不曰浴而白白卽

鶴也鵠名皓皓皓鶴也以龜龍鴻鵠爲

壽壽亦鶴也故漢昭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鶴神異經鶴國有海鶴其餘諸書文或爲鶴或爲鵠者甚多以此知鶴之外無別有所謂鵠也

高濂養鶴要畧曰鶴糞可以化石成灰鶴有長水石自隨故能蓄魚於溝澗不涸且能千年一變蒼色再變黃玄百年之後則脫硬羽而生柔毛色白鮮潔真異類也

輟耕錄曰道家者流爲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嶽魏夫人請借僊鶴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鷲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之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燻直上天召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爲第一度籙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

歟

沈周石田雜記曰道士召鶴於端午日尋小鵝鳩養之遇行法則刺其血書符鶴立至

逸史曰李衛公遊嵩山見鶴呻吟曰我鳥仙爲樵者傷腳得人血則愈李公解衣卽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且未是乃令拔眼睫毛持往來都下但映眼照之卽知

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豕驢馬之類惟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鶴之意老翁笑下驢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卽愈鶴謝曰公卽爲明時宰相復當上昇相見非遥慎無懈惰李公謝鶴遂冲天而去

周履靖海外三珠曰鶴脰至脆易折若犯此者以青竹比脰畧大者截長三四寸手

劈兩片地上掘取白頸蚯蚓數條剝去泥
土徧鋪青竹管中用線扎定仍取數條啖
之候飯頃卽如舊

周暉金陵瑣事曰李克齋公在兵部正坐
堂忽空中飛下一鶴馴熟不去對醫人劉
春齋云家曾有鶴飛來第二小兒舉進士
今又有鶴飛來大小兒定中進士矣未幾
一鶴折其脛私心然不喜因問有能接其

脛骨者乎一人對曰家藏接骨秘方想人
禽一理或可接也急命修製之方用土鬱
新瓦焙乾半兩錢醋淬七次自然銅乳香
沒藥菜瓜子仁各等分爲細末每服一分
半酒調嚙之鶴脛如故但人上體傷食後
服之下體傷空心服之李公乃以其方傳
之于劉春齋

叙事

金城記曰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
三年識字濟川檢書悉令鶴啣取之無差

非磊落氏贊曰

九皋處上 春彼軒郎 仙人騎驥

衛家舊臧 啣書檢字 入室登堂

儼如童子 素衣似霜 往往火食

文不療腸 昔為舞袖 今作書囊

雀識字

原始

方言曰桑飛即鷓鴣也自關而東謂之工

爵音或謂之過羸音或謂之女鷗今亦名為

呼布自關而西謂之鷓鴣按爾雅云鷓鴣

小雀明矣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憺

爵言憺

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

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牧之不盡相呼共啄

海錄曰鳥雀尾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餅

鳥雀每引齧取脂以塗翅毛則悅澤雨露

不能濡

周蒙續古今注曰九月雀不入水則多淫

洗

西陽雜俎曰釋氏書言雀沙生因浴沙

受卯

白氏帖曰周武王昔有赤雀銜書之瑞

述異記曰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戲舞雀

周公命反之

開元遺事曰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

書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夕自更初有聲至

漏盡則急鳴裴呼為知更雀

叙事

江盈科雪濤小說曰黃雀可教以認字
司鼓靖海外三珠曰凡新捕到金雀兒必
欲以水洗其足令十分乾淨卻以舌於其
頂上順舔之數十舔然後置籠中如此永
不死如其不然必致於死

非磊落氏贊曰

惟彼鴝鵒 啾啾楚條 頭規顛蒜

目傳孽椒 啣書既異 識字難料

嘉賓女鷗 名亦孔矯 瑤光星散
其態也妖 允彼桃蟲 為鸚為鷗

蠟燭識字

原始

田藝圃雷青曰凡口鳥有蠟燭高者之戲
獸有胡猴狗馬之戲蟲有蝮蟻蝦蟆烏蠅
之戲余幼時皆及見之蓋宸濠倡亂招致
姦徒後敗而流落逃命山林故也

叙事

田汝成西湖志餘口有口靈禽演劇者其

皇天志卷之十

吳淞非石砬落氏沈弘正譔

烏鳳唱樂府

叙事

龔越集曰烏鳳形若喜鵲有二毛最長能
唱小樂府如笙簫之聲鸚鵡秦吉了雖能
言不能及也秦吉了如男子之聲鸚鵡如
婦人之音亦不同也

王穉登客越志曰自五月十二壬寅迄六月既望甲戌為日三十有三自姑蘇閘門迄寧波東錢湖為程九百里有奇所歷分埜二邑十六江六湖四谿一關一關一磯一壩五堰三名山登者十其無名與名而不及登者不可數舊刹遺祠洞天名蹟古入墓隧過而題者十四其過而無題者不可數所遇賢士大夫名流淨侶之屬廿有

二濫先一人期而不至一人往來皆不值者一人所見神物三 蒼龍 青鸞

烏鳳

又曰青鸞大如鶴群翔碧藻間烏鳳鶴身黃味黑光如漆皆吳中所無余心異之不為問以待客自名始得識蓋恐孺毅擲揄我也諸君知之則又大笑

非磊落氏贊曰

桐鳥以色 厥名桐鳳 烏鳥以聲

厥名烏鳳 鳳兮鳳兮 定是幾鳳

子管笙翻 桓野笛弄 非竹非絲

音諧律中 平陽耻歌 隴西羞貢

虎守門

原始

述異記曰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載則生牙蛻而生角

梁騫曰且一言我養虎之恣夫食虎者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吾豈

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何則喜之復也必怒故曰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耳

叙事

湯顯祖玉茗堂集曰予郡巴丘南百拆山中
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桁之以鐵中不通也
左關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
抽其桁出其爪牙楔而鏃之絙其舌已重

餓之餉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
始餉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
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餉之已
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
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
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
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
常置庭中以娛賓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

鐫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歿其業廢予獨嗤
夫虎雄蟲也貪羊而窮以至於斯辱也賤
之

王穉登虎苑曰孔公文韶爲廣西按察使
艤舟江口鄰舟有古城人進虎京師延公
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一夷人能馴虎
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畧無所損戲其足輒
退縮夷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卽

長吼孔駭然而退

陳繼儒偃曝談餘曰榜葛刺國有衣黑白
花彩縈幌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鐳
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素素蓋優人
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步中入人家
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
數回乃已或手沒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
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賦

湯顯祖嗤彪賦 夫何山中之一獸兮受
猛質於西旻貌低團而項廷鼻黝隆而齒
齧目斜匡而電爍聲倨頷以雷殷舌理齶
而莖樹鬚鋒橫而獵人爪含銛而卷曲尾
拂彗而組伸咤形模其足怖矧精威之絕
塵靜嘯而陰颯宰起坦步則稠林自分凜
氣候之相制隱形勢而見尊况百拆之深

山常此窟之成群黃班屬而臥隴白類連
而飲津初涉味於牛馬遂舐及於人民戶
震躬而屏徙或重遷而遠藩獨無生之道
士故有心而與隣力不加於子路術不詭
於黃神布石關之宛轉交鐵葉以續綸界
鳴竿於接檻誘聞羶而見循進密歷以窮
路遐躋躅而下門遂乃聊浪擲跌徧仄輪
困始愴斃而怒湧久牢騷而意煩氣屈而

斲力瘳而跋墮局拘而勢改積威約而理
均於是道士欣焉待且及晨舉之於懸處
餓之以兼旬待威神之委頓任處置之紛
紜未階頭而拔鬚先習爪而剔蹠拔權牙
於巨斧磨刺舌以疏巾香泔變其腸胃清
水澆其喉唇欲次第而施食已隨宜而饒
馴初猶啖以醃肉次則習以盤餐或設以
桴粒之餘或投以松芥之根旣若饑而伏

檻敢擇食以懟恩遂乃改山林之性氣狎
鷄犬之見聞遇夫人之下視卽引耳而意
親諒厓柴之已去放野牧以逡巡非止柔
性兼弱其肋圓腰纖而脇息豔班摧而褻
皴撫之而亦喜撲之而不嗔似巨狸之擾
足若卑犬之纏身偶循隅而吐嗜輒蒙呵
而愴寃昔有大蟲之號今有小畜之云懊
撐距之無時委降戢於非倫雖山君之短

智亦梁鴛之淺仁見其弱而可弄牽以售
而論斤有守犬其未足借虛名而守閤既
爪牙之久折亦何威而見奔第周旋於苑
薄得混迹於甕磨學婆婆而昵主戲矍綽
以娛賓感知音之君子被嘆涕之殷勤偉
茲靈之巨猛鬱有正而有文偶唇吻之所
及皆性命之相因論雄心與剛力固決乾
一倒坤畧綱絳而風飛觸燦燎以雷噴

怒則千人自廢憤蹶而萬瓦猶震非胥疏
其有欲何牢檻之敢陳偶及顛於跛竿落
一髮於千鈞饑窘來而餌施利器往而性
泯足人間之玩擾何氣決之可存諒如此
而久生固不如卽死之麒麟

非磊落氏贊曰

李父虢嗔 擇肉於人 奇哉道士

餓以兼旬 垂晉氣索 守戶迎客

盜不憎主 鬼不瞞宅 反類其狗
循墻而走 雞犬閒閒 大蟲陽九

犬銜瓢

原始

沈周石田雜記曰狗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傳其驚夜人在上上走則其肝動氣所感也

叙事

周暉金陵瑣事曰余與程孺文汪子寧同行見乞兒牽狗銜瓢化錢孺文云此狗亦

知瓢乎蓋戲子寧也子寧曰此狗只解口
瓢耳

江盈科雪濤小說曰或問人之不能者可
教而能否余曰安在其爲不可且無論人
卽禽獸異類然亦可教而况人乎鶴鶴可
教以言語獼猴可教以演戲黃雀可教以
誌字馬可教以嘶盃犬可教以舂碓苟未
至爲鸚鵡爲獼猴爲黃雀爲馬爲犬則何

不可教而能也彼自謂不可教者是自棄
也會鸚鵡等之不若奚而人笑而人

非石落氏贊曰

雞鳴狗吠 下坐之客 帶犬而乞
其間咫尺 龐也代庖 丐粟盈匏
賴以免死 賴以解嘲 惟李丞相
臨刑自愴 安得牽黃 與子同狀

紡線娘

原始

詩正義曰絡緯鳴嬾婦驚

埤雅曰俗云絡緯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
風而風化

雅翼曰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
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莎雞與絡緯為
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崔豹不當合而

言之名物疏云按斯螽股鳴莎雞翼鳴蟋蟀注鳴迥然三物也

本草圖經曰莎雞六月後出飛而振羽作聲人或畜之樊中

叙事

袁宏道瓶花齋集曰蟋蟀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之謂紡線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

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庄晞髮松林景象如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

詩

宋初秋夜詩 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

皇明風雅張弼絡緯詞 絡緯不停聲從
昏直到明不成一絲縷徒負織作名蜘蛛
聲宋宋吐絲復自織織網網飛蟲足充食
事在力爲不在聲思之令人三歎息

朱家聲春艸篇詠絡緯 風引淒涼聽欲
酸物情辛苦淚珠團閨中機杼聲和切雨
外悲吟夢亦寒促似怨深添弱線斷疑力
盡倚闌干可知天上長年弄散作秋商永

夜難

朱長芬燕社詩詠絡緯 鴉聲卻易動人
酸况復淒淒感露團引似翠梭臨月弄停
如鴛杼泣綃寒羈人念遠頻相望婺婦憂
深漫不干何事辛勤空暮暮便教織就向
人難

沈弘正枕中草詠絡緯 風下淒音徹夜
酸豆棚瓜架露珠團縹絲頭緒千條亂杼

軸姻緣一水寒苦調如絃
騎竹肉愁懷似線繞欄干
不須枕上梧桐雨
聒聒聲中待旦難
入耳隼繁入夢酸
秋風瑟瑟月團團
卻同思婦憂邊
早絕似孤交
念叔寒織借蛛絲
依樹杪
光偷螢火點
欄干客心聽爾棼
如緒雙鬢明朝對鏡難
穉意蕭森物意酸
暫依青蔓與黃團
暗教機杼家家動
總爲縲絲夜夜寒
織女無章雲爛熳
綃

人有淚露欄干亦知
絳婦由來苦訴出千
經萬緯難哀吟隼
殺動人酸卻似齊紈
怨白團裳比蟬蛸
連夜楚韻先蟋蟀
早秋寒迴來錦字
文何在添去邊衣
線若干豈少窮檐
絲婦聽機空無奈
和君難吟來雨苦
又風酸秋蔓如絲
捲作團貧女製裳
非自嫁故人織素
爲誰寒纒從蚓婦
還槁壤機向牛星
付水干物候驚心
牽不斷綈

袍何處綵衣難 啼處忘悽聽處酸樓邊
燈下淚珠團商絃入奏皆知苦周教求衣
不待寒音送帛書來塞北聲拖綃影出江
干同袍寂寞憑君話久矣人間挾纊難
縱使無情聽亦酸披衣重試小龍團平林
似染機仍急亂葉如梭擲更寒幾片流黃
隨月落一聲裂帛與霄干琵琶馬上秋風
裏聽爾吟時下指難 幻音一種倍辛酸

萬緒千絲打作團夜織暗中停曉織禦寒
聲裏到祈寒高低原向天孫學斷續非關
謝客千絡緯曉寒雞報曉羈人思起著衣
難 蟲腸一線苦含酸兔兔三秋缺又團
青女裙捎瓜蔓短黃姑練惹豆花寒若教
抱布堪相買寧使無禪不用千自在枝頭
勤締造牀邊宇下傍人難 切切嘈嘈總
是酸數迴煩碎數迴團臂如釵股縲偏亂

聲似機頭轉更寒合調齊鳴寧有辨分枝
各織不相干春鶯春柳嬌千態何似秋蟲
此際難

非磊落氏贊曰

惟彼線娘亦嗜絲瓜 荳莢作幔

荻莖作箴 夜林簫管 秋枕琵琶

星前月下 海角天涯 驚心入耳

有淚如麻 寒蟬愁和 羞殺鬧蛙

蝦蟆說法

原始

本草圖經曰蝦蟆生江湖今處處有之腹
大形小皮上多黑斑點能跳接百蟲食之
時作呷呷聲在陂澤間舉動極急

風俗通曰蝦蟆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

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按蝦
蟄無

尾當言夏馬考屈俗通無此
殆非全書今見藝文類聚

禽蟲述曰蝦蟇聲抱

誠齋雜記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擲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梁沈僧照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後爲山陰令時武陸王紀爲會稽宴集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綠竹之聽僧照呪厭便息日晚王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歡已闌令

汝恣鳴卽喧聒

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艸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宴嘗鳴笳鼓造之聞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君鼓吹殆不及此宴有愧色

輟耕錄曰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為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群蠅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蠅母再喧自是至今宋然

輟耕錄曰大德間 仁宗在潛邸日奉

古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群蠅亂喧終夕無

寐翼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

方憤憤蠅忍惱人耶自後其母再鳴故至

今此地雖有蠅而不作聲後 仁宗入京

誅安西王阿難荅等迎 武宗即位時大

德十一年也越四季而 仁宗繼登大寶

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豈行在之所雖未

踐祚而山川鬼神以陰來相之不然則蟲

魚微物耳又能聽令者乎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沈尉石田雜記曰蛙鳴聒人以芝蔴稽磨碎順風撒去則禁之

叙事

輟耕錄曰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

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一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

詩

韓愈荅柳宗元食蝦蟇詩 蝦蟆水中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柰背脊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潭潭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周公所

不堪灑灰重典教我棄愁海濱常願眠不
堪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端能敗笙磬
亂學校雖蒙勾踐禮竟不聞報効人
戰元鼎季孰強孰敗撓居然當尚味豈不
辱鈎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
變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爲其食比奈
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思慮深
未見許回擢

文徵明莆田集聞蛙詩 春燈照壁
茫閣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
家青艸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
私付兩忘爲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
端陽

非磊落氏贊曰

青草池塘 黃昏鼓吹 爲公爲私
語勞詞費 躁性旣馴 說法說因

登壇稽首 教習惟人 抵爾金多

揖爾士多 麥風梅雨 一跳如梭

叩頭蟲

原始

續博物志曰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
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麻形似鼠
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孟康朝作
賦比之鬼魅
物類相感志曰叩頭蟲俗云害之不祥今
小兒捉弄之

彭乘墨客揮犀曰蟲之類能入耳者不獨
蚰蜒如壁虱螢火叩頭蟲皂莢蟲皆能入
耳爲害余有外親曾爲蟲入耳自謂必死
乃極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凡數年家業遂
破蟲出疾愈驗之乃叩頭蟲也

叙事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呢令叩頭又
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上

十面有聲故俗呼爲叩頭蟲也

賦

晉傅咸叩頭蟲賦曰 蓋齒以剛克而盡
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
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悵來亦有由
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
非爲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
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爲仇人不

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
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
文之焉貴貴不遠而恥譬雖不能觸類是
長且書紳以自示肯一日而三省恒跼踖
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張之象叩頭蟲賦升序 叩頭蟲賦者晉
傅咸之所作也以其謙卑自牧無往不利
余方謂士之進退必由禮義而得之不得

有命也彼之抑首脇息情態可嗤殆類夫
奔諂媚執者枉已辱身頗傷志操雖時或
有遇非君子砥節之訓矣故反其意述此
賦以諷當今之士并以自鑒焉賦曰 伊
介性之不回本生理之至直曾子勵士以
執毅孔公亟美於剛德高則抗首卑乃席
膝體貌多端從義所卽或送使於他邦或
承王之賜食或感恩而必拜或引咎而自

貢或升堂以覲母或陳經於誕聖之日仲
回卻之而克當祖征受之而兩得說大人
勿祝其巍巍爲弟子不懈於其與近禮之
恭免辱遠耻無禮之慎其敵也憇彼奮身
而絕脰信忠臣之不二雖喪元而其心又
何慝於勇士惟在邦而如天則史鱗之可
希若枉尺而直尋亦軻氏之所非以此齊
餓者揚日而不食鍾離意得珠而固辭周

侯持法於細柳蘇正建節於外夷若乃王
丹之餞陳司馬特不拜以爲贈汲黯之遇
衛將軍但長揖以致敬兄甄后而不伏固
劉禎之守正向小兒而折腰斯陶令之解
印馬援藐帝壻而不答顏含謁丞相而無
佞庾袞重施禮而人親盧鴻以磬折爲忠
信王祥欲以德而愛人何點雖箕踞而奚
病至於孟嘉之不知落帽卞彬之不恡投

憤孫楚參軍而稱命鄭衆奉使而威敵并
丹被褐以凌坐嚴遵矯手以應辟上交不
諂威儀是力總諸賢而共然蓋有作而在
管何茲蟲之細瑣乃逢人而委身鮮英豪
之骨鯁多婦寺之詭隨將無惠而致感或
望塵而下之詎覩抗司徒之趙壹馬聞動
高祖之酈其擊跽曲拳槃辟佞阿匠遂
巡偃僕骹骹每低眉以趨承豈稽首而祇

良似此物之佞媚抑維何而比類仰慚蝮
馬之高潔俯謝螳螂之勇銳足不能前目
不敢視委蛇蒲服覆面掩地莫是周襄之
胙誤同魯繆之餽乖媯皓之哀誠甚鄧通
之恐悸何關高鳳之解爭乃欲謝鯤之拜
勢豈夏禹之樂其昌言實蘇嫂之攝於高
位等搖尾而不殊與崩角今何異匪飲酒
而多儀猶乞墦之可愧吁嗟爾頭辛苦無

益千醜萬辱同彼施威羨舐痔之得車忘
吮癰之遇厄徒自病於頷頤又誰愍其爛
額如枕蘇則之膝必忿恨而弗懌借有朱
雲之劔雖斬所以何憎况窮通之有定信
運命之難更千人者未必果獲屈膝者安
可復申是以非義之錢而趙勤弗屑閹人
之勢則高允所輕不有簡介之熙載將無
成整之曜卿仲孫感言而甚切子高抗手

而遂行王無功久厭於繁禮向玄季自處
以素情田子方驕人以貧賤宋使者正對
於會盟韋仁約獨立以司憲江休映無屈
於延明願與璧而俱碎慕蘭如之敢於抗
秦觸屏風而就睡感陳咸之篤於諷親若
夫獸取獬豸昨邪是任艸稱屈軼指佞于
庭覩正氣之猶在徵直道之可循懦夫聞
風而立志壯士怒髮而挺身與其曲鈎之

取貴孰若如弦之守貞寧同此強項之賢
令母似彼黃頭之小人亂曰污泥自黜物
猶取憎衣冠掃蕩又何足云竊顧悌受書
之孝假二王下席之誠曾蔡澤之不如抑
齊都之可倫意氣既殊於謝覽雅正曷有
於王彬固已忘楊政之把臂亦奚取晉宣
之事尊雖伏謁如李良而非怒趙王姊之
不下特拜謁如袁盎而未爲申屠嘉之所

賓厥咎頗深於子羽是宜反責以斯文知
微言之廣喻請三復而書紳

詩

唐盧延遜詩 樹上謠諷批頰烏牕間壁
剝叩頭蟲

詞

屠隆曇花詞尾聲 叩頭蟲體疲毒蟒蛇
腹餒跳蚤兒幾肯出得人視襠內蛆蟲兒

怎當惡滋味黑蟆兒受用些土氣息燈蛾
 兒戀火坑螻螂把糞丸兒當做了寶貝水
 牯牛拖犁負重無休息只有鸚哥兒毛羽
 美杜鵑兒說曾為蜀望帝可也沒箇憑據
 勸世人及早回頭策厲莫待失了人身呵
 那里去還尋你

非磊落氏贊曰

有形如豆 厥角稽首 朝謁如來

暮叅北斗 誰作之孽 爾任其咎
 亦又何求 千扣萬扣 口血淋漓
 煩惱生受 自苦自單 循堵而走

Blank columns for text, mostly obscured by a watermark.

金魚

源始

程史曰今中然... 為上... 以供玩... 小紅蟲... 紅... 又別有雪... 玳瑁魚

文水左門湖邊之帶蜀汲湖水清哉凡

一以故...

...

...

...

...

...

...

...

...

塘乃知後池中有此如余魚時日在

遊池上投餌何久之乃嘗出不食復入不

可復見自予入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

遊曲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

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奇耶

周履靖借物奇制曰金魚生蠶者魚神而

者用新傳入糞桶中浚一日恥出令乾

投水中 金魚浮水面上者則雨必至蓋

其水底如沸湯也 橄欖杻金魚食之即
死 肥皂水能死金魚

叙事

潘之恒口史曰維揚人畜金魚初以紅白
鮮瑩爭雄後取雜色白身紅片者有金鞍
鶴珠七星八卦諸名分缶投餌擊水波鳴
則奔呶驚至或合缶用紅白旗招之各分
馳如列陣然其金銀目雙環九尾徒美

爾蓋蝦種也此與馬負疣者等曷足珍
焉

周暉金陵瑣事曰鄭仕與金魚交而好戲
鄭之庭前蓄金魚一缸中有綠毛小龜兩
人偶凭欄玩之鄭忽戲呼云金魚烏龜金
魚烏龜金云金魚不過是烏龜朋友耳

詩

皇明詩選薛瑄盆池魚 浮游南北與西

東不出區區斗水中何似巨鱗居大海波
滔天地浪搖風

桑悅思玄集盆池 盆池清見底養得小
神魚夜月明如水寄星遡太虛噓氣向盆
池泫泫起微浪道眼看分明颶風翻海狀
日出照扶桑翳流三萬里誰知盆池中一
勺同名水

徐中行天目集舊有火魚寄養於德華齋

中歸後見還繁衍數倍色態異常喜而賦
謝 斗水君如惜群生得至今朱鱗赤射
日火鬣走黃金雷電昔寧測江湖歲自深
隣居無惠子誰解漆園心

歸有光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
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皦勺水停淵澄方
池恣廻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真於
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

尾掉濡沫蹄涔寬吞舟堂坳小少年共咄
叱窮日相戲黼飼蟲疲熨童汲泉困王媪
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倣誰思聞鶴唳直
比秦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鮮妍
駭羽化悞悴悞色醜物理呈怪象天宇信
奔鳥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天子今萬
年皇圖日綿瓞滄海竟清晏小夷悉剗剗
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皎會當長此魚

之躍靈沼

王世貞弇州稿朱魚詩 咫尺清冷一鏡
收明霞點點在中流驚鱗忽捲桃花片勞
尾徐牽赤玉鈎萬里江湖寬出入半庭煙
雨足沈浮瀟波菡萏時相傍窺沼鷓鴣迴
白愁

馮琦北海集弟以朱魚見惠走筆答之
豈無成龍姿限此一勺水一鈎連六鰲願

學任公子

王稚登乞金魚詩 簾櫳寂寂雨斜斜一
寸金鱗似赤砂我有白盆青苔藻待他朱
鬣戲吹花

馬玉麟靜觀堂稿木盎養朱魚數頭喜賦
誰謂江湖縱巨鱗脩然十盎亦滄溟是
人不駭池邊釣吸水偏移石上萍出入微
波震作片吐吞細雨錦爲形此中自有

梁意漁父何須論獨醒

非磊落氏贊曰

流霞墜波 灼爍孔多 水中銀箭
盎裏金梭 無人垂餌 小心惴惴
萍泳遲留 進難退易 以旗招之
陣分馳 法在玩飼 魚樂我知

烏龜疊塔

原始

酉陽雜俎曰福州貞元末有人買一籠龜其數十三徐仲以五鐸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籍四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一夕而失

釋贊寧曰滎陽謝沐山有巨龜可長八尺甲下有文字其龜行則前後左右各踏一

大龜如三尺許高背高闊合今越暨陽山
中有皆有沙門世見者亦見下龜置遠處
池日再見萬小龜後朝亦見奇哉

游宦紀聞曰唐莊宗嘗夢六日龜者敬
新磨獄口號云不要講不要鬧聽此龜兒
口號六隻眼兒睜一覺抵別人三覺

叙事

尚宗儀輟耕錄曰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古

白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
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人者先至凡心伏
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
者登第六等之背乃擊身而伸其尾向上
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

井磊洛氏贊曰

相承相籍 惟平幅公 以小乘大
浮屠事崇 不愁尾曳 而道背穹

昔名神屋	今號梵宮	笑彼蜃結
不如龜工	十朋易錫	七級難逢

皇天元卷之十一

